

通俗文学丛书

夜探狮子岭

YETAN

SHIZILING



赵 德 成 著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通俗文学丛书

夜探獅子岭

赵德成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59年 沈阳

夜探獅子嶺

趙德成 著

王秋 插图

☆

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沈陽路二號宮前里2號） 遼寧省文化局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3號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遼寧省新華書店發行

787×1092毫米·1/32印張·23,000字·印數：1—4,000 1959年8月第1版
1959年8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：T10158·39 定價(5)0.11元

夜探獅子嶺

目 录

夜探獅子嶺	1
月 風	10
区委書記	17
夜 哨	25
罐 母	30

夜探獅子岭

现在是晚上八点二十五分。到十一点四十七分，我們桃山人民公社的三座土高爐——英雄十七号、十八号、十九号，就要出第一爐鉄水了。

天完全黑了，山上黑茫茫一片烟霧，一种蒙朧的昏暗把大地罩起来了。

我正在人堆里钻来钻去地忙活，我們公社的工业部长——宋鑫大叔把我叫住了，他叫我回家請我爷爷来参观出鉄。我爷爷名叫栗志强，今年六十八岁了，他是我們社的修爐參謀，人們都說他是老英雄。

我象要离开几年似的，临走还回头望了望那又高又大、不断噴射着火星的爐頂。在黑夜里，那火星象几万块碎金似的閃着光，多美呀！这三座高爐，是社員們用三昼夜時間建成的。那时因为没有耐火磚，爷爷晚上偷偷地从家后門走出去，摸着黑爬上了桃山，到处挖呀，找呀，天亮时找到了两担五顏六色的石头。他把石头一块块投到火里去燒，火不旺，他偷偷把家里过去做飯用的风匣搬去了，一个人整天坐在山谷里燒石头。土皮被烤酥了，衣服烤黄了，风匣烤焦了，石头燒碎了一筐又一筐。他到底找到了一种耐火石头。他乐的胡子都飘起来了，捧星星

捧月亮似的，把那块渥青色的石头献给了党支书……。现在高爐就用那种石头修成了，第一爐鉄水就要出来了，爷爷听见不知该怎么高兴呢！我恨不得长出翅膀一下子飞到家，抱住爷爷的脖子，大声告诉他：“爷爷，高爐要出鉄了！”

我的心早飞到家了，可是我的身子还在半路上呢。走了半天，还没过柳河桥。活见鬼，今天这段路怎么长起来了。

月亮露着笑脸在天上紧跟着我跑，星星也象舞蹈似的，在河水里跳跃，河岸的树木也沙沙的高一声低一声地奏着音乐。

快到了，都看见桃山乡第一红专学校那块白底红字的木牌子了。村里灯光明亮，集体食堂前边，李大叔院中，人们出来进去，忙叨叨的不知在干什么？我也顾不得去看，得快去请爷爷呢！

我左拐右拐到家了，大门虚掩着，我轻轻推开门，院里黑蒙蒙的，一点动静没有。只有墙根那棵歪脖子杏树，微微摇着。我轻轻地往前走，心想：爸爸、妈妈都不在，爷爷一个人大概早睡了。也许梦见高爐出鉄了。

走到窗下，还没听见动静。我迟疑了一下，把门推开了。屋里漆黑。

“爷爷！”我轻声喊叫，没人应声。爷爷睡的多熟呀，我悄悄地摸索到电灯开关，扭亮了电灯。“啊！”我不由吃了一惊，屋里空荡荡的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爷爷不见了。

“爷爷！”我轻声喊，没人应。“爷爷！”我大声喊，也没人应。我跑出去找，房前房后，东西两院，到处都找遍了，也没有爷爷的影子。

“爷爷到哪去了呢？”我站在院里杏树下想，到幼儿园去了？不能，幼儿园的孩子早回家了；到俱乐部去了？也不会，俱乐部今晚不排节目；到图书馆去了？对，对，一定到图书馆去了。爷爷最近才摘掉文盲帽子，冷丁认识几个字，看见报纸上啥事都惊奇，看了讲，讲了看，这咱他一定又是看报去了。我越想越对，抹头便往图书馆跑。图书馆亮堂堂的，我跑到那推开门，刚要喊爷爷。屋里那股肃静劲，把我刚要出口的话又踏压到嗓眼里去了。我站在门口，往里望望，有七十三岁的张爷爷，八十岁的周爷爷，就没有我爷爷。

我一团高兴都没了，爷爷到哪去了呢？我决定到缝纫组问问妈妈去。我刚走不远，迎面碰见了王小锁。

“我爷爷在你家没有？”我们几乎同时说。原来王小锁也是奉宋鑫叔叔的将令，回来请他爷爷的，他爷爷也不在家。

我们俩立刻开了个紧急会议。王小锁说：“城里来很多人，参观李大叔的丰产田，一个茄子八斤二两重，比窝瓜都大。爷爷一定上那去了。”于是我们又往村外跑，结果也扑了空。我们刚往回走，突然，看见桃山上有个红灯一闪。“爷爷在那！”王小锁喊。

“去你的吧，想爷爷想疯了，见啥都叫爷爷，可认亲！”

我嘴里这么說，脚却朝紅灯那个方向走去了。等我們赶到方才紅灯亮的那个地方，紅灯又移到东桃山去了，在原来紅灯亮的地方，插了一个白木桩。我明白了，一定是社里派人在这測量地形，准备修疗养院的。我看看王小鎖說：“提紅灯那个人要是姑娘，你也叫爷爷！”王小鎖狠狠给了我一拳說：“你看那个人好象找什么？”我抬头看看，月亮下，只見那个人在山坡上弯着腰，慢慢移动着，象丢了啥。从举止行动上来看，象是二位老人。干什么的呢？灯光一閃，黑影又掩沒在松树后面不見了。一种好奇心支使我們加勁追上去了。近了，近了，真是两个老人，不，是三个老人，从树后又閃出一个来。借着灯光，我都看見他們洁白的胡須了。只見他們噹噹地敲着岩石，敲着，抱着，一会儿弄起一块石头，送到灯光下看，鼻子、嘴都碰到石头了。中間的那个老头一揚臉，啊！看清了，那是我的爷爷。

“爷爷，爷爷！”我們大声喊，飞快地往前跑。那二位老人原来是王爷爷和吳爷爷。我一下子扑到爷爷怀里了。

“你們也来了，好，好，和我們一起找矿去！”爷爷笑嘻嘻地說。

“找矿去？”

“是啊！你沒看报上說，毛主席号召我們大炼鋼嗎，炼那么多鋼，得找矿啊，上獅子岭找去！”

“上獅子岭？”王小鎖睜大了眼睛問。

“是啊，上獅子嶺！”爷爷看了小鎖一眼，不急不忙地說。

獅子嶺是桃山最高的一个山峰，听说山上有很多宝。因为山高、石陡，鳥兽不过，日本鬼子上了几回，都跌死在山澗里了。现在爷爷要領我們上獅子嶺找宝，該多高兴呀！

“爷爷，上獅子嶺，党支书李大叔知道么？……”不等我說完，爷爷搶着說：“傻孩子，若告訴老李，还能叫我們老头子去啦，又得叫我們坐在炕上当參謀。这回咱来个老參謀夜探獅子嶺……哈哈，对不？老王！”

“对，順便檢查檢查獅子嶺山神的工作，現在三山五岳都献粮、献宝，獅子嶺为啥沒动静？不好，撤他的职！哈哈！”王爷爷捋着胡子美滋滋地說。

“对，我們撤他的职！”王小鎖乐的一蹦八丈高。

小鎖光顾乐了，把請爷爷看出缺的事都忘了。我急忙告訴了爷爷，想把他們叫回去。可是爷爷想了想說：“已經走出这么远了，不回去啦。咱們和他們賽一賽，等缺水流出來，咱們也要把矿石找到！”

大家同意了爷爷的意見，又一同往獅子嶺走去了。

我們頂着月亮往前走，穿过了一片黑压压的密松林，爬过了一道道立陡的山崗。山可多了，大大小小一羣，象海上的島屿似的，一走进松林里，那呜呜的风声，就象几千架飞机似的在頭頂上叫。

夜，美得很，天河象一条銀色小溪，从山嶺上空流过

去。

我們走过了一座山，又一座山，好容易走到了獅子岭底下。

獅子岭高得吓人，不怪叫獅子岭，真象一头大獅子蹲在那里。脑袋伸上了天空，山腰間盘着一道一道白色的、黑色的烟。整个山象刀削的一样，齐刷刷的，很难找到一块可以站住脚的地方。甭說人呀，就是連野兽飞鳥也上不去。这时月亮更明了，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山上长着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，开着各色各样不知名的花朵，岩石縫里也长满了小树和綠草。

“怕嗎？”爷爷拍拍我和小鎖的肩头問。

“不怕！”我把胸脯腆得高高的。不过說老实话，心里可真有点突突的，多高多險呀，一下子跌下来，真是連骨头渣都难找到。

“毛主席长征时过的山，比这高十倍呀！”爷爷抚着我的头輕輕地說，“別怕，有毛主席給我們撐腰，連天上的星星也能摘下来！”停一会，爷爷又說：“听老人說，山谷里有条上山的梯道，我們得找到那条道，不然上不去。”爷爷把腰帶子扎得紧紧的，提着紅灯在前边走，我們紧紧跟着。爷爷踏着岩石，用手分开树枝和蒿草，这摸摸，那探探，寻找那条上山的小道。我的臉叫那带刺的树扎了好几下子，不知爷爷扎没扎着。我們繞过山角向左拐，找了許久，在两座紧連着的大山下，在一堆矮树和密麻麻的杂草后面，发现了一个洞。

“可能就在这！”爷爷說。我探头往里一望，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爷爷领头試探着往里走，我們一个跟一个，一步步往前移动。走，走，越走越觉得敞亮。渐渐看到蓝天和星星了，我們走到一座山谷里来了。这山怪得出奇，从外面看，是严严实实的一座山，山脚下有个被草遮着的只能容一个人的洞。进洞里一看，又是两座山。两座山上长着密麻麻的树木，不知底細的人，从天上、从地上都找不到上山的路。如果从外边刀削似的石壁上爬，不摔死可怪了。我們走啊走，果然看見有一蹬一蹬象梯子似的小路，弯弯曲曲绕着山峰垂下来，梯道隐隐約約在獅子岭上盘旋。梯道也很陡，不过山岩上长着小树、荆藤，可以攀着往上爬。

还是爷爷领头，我們一个跟着一个往上爬。爬的越高，风越大，把我們手里攀着的小树刮的直打颤，好象要把我們从半山腰摔下来似的。爷爷一勁囑咐我和小鎖：“小心，抓住呀！”

爬过了第三层峭壁，岩石更陡了，风也更大了。爷爷找矿心急，一不小心，咕咚一声，滑了下来。王爷爷眼急手快，扯了爷爷一把，爷爷立刻攔住了一棵小树，两脚踏着梯形石，站住了。把我心吓得砰砰跳，可是爷爷并沒怕，瞅王爷爷笑笑，又用力爬上去。他那洁白的胡子，不住地向左右摆动。

我口渴的要命，我想爷爷他們一定也渴了，但是誰也沒帶水。誰懂这个，这回有經驗了，下次一定背两壺来。

爬呀爬呀，我們終於爬到了山頂，我高興得跳了起來。在山下看這山尖不大點，可是到頂上一看呀，比球場還大呢。

我站在山頭往下一看，山谷黑洞洞的，象個無底深淵，山下的大樹象蘑菇似的，村里黑乎乎的看不清什麼。方才爬的時候，沒覺咋樣，現在一看真有些害怕了。

我的手、胳膊叫荊藤擦的火辣辣的，叫汗一螫更痛了。胳膊腿酸的象斷了一樣，不聽使喚，衣服也不知什麼時候被掛破了。借着燈籠的亮光，我清清楚楚看到爷爷的臉上、手上，有好幾個地方擦破了，血和泥凝在一起。小褂濕漉漉緊貼在身上。可是他歌也不歌，又提着紅燈，拿着榔頭，找礦去了。他彎着腰一步步往前走。走走停停，耐心地，不斷地敲着岩石，一下、二下、三下……

天藍瓦瓦的，象才用水洗過似的，星星在天空里一閃一閃地跳動着。那輪圓月現在也一動不動地掛在半天空，把山上照得亮堂堂，好象也來支援我們找礦。風把山上的樹木吹的沙沙響，空氣里弥漫着松脂和花草的香味，撲在身上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輕快和舒適，疲勞好象一下子減輕了不少。

我正貓着腰在那挖一塊石頭，突然听爷爷喊：“你們來看呀，這有多少？”爷爷高高举起一塊黑紅色石頭給我們看：“這麼沉，這麼重，回去化化，一定能化出很多鐵！”

“老栗，這也有啊！”王爷爷、吳爷爷在山那邊也喊了起來。“爷爷這也有！”我喊，王小鎖也喊。



啊！滿山都是鐵矿石！我高兴地抱住了爷爷的脖子，他洁白的胡子，扎的我臉上麻酥酥的。我望着爷爷那笑小了的眼睛，和高爐修成那天笑的一模一样。突然，我又想起高爐出鉄的事，忙松开了双手說：“爷爷，今夜十一点四十七分，社里的三座高爐就出鉄！”“啊！要出鉄了，要出鉄了！”爷爷抬头看看参星又說。爷爷的話剛說完，只見东南方火光一閃，一片紅光冲天，半边天都給照亮了，就連獅子岭也被映紅了。

“孩子，你看啊，咱公社的高爐出鉄啦！”爷爷激动地紧抓着我的手。爷爷的臉更紅，眼睛也更亮了。

月 风

月风的家，住在桃山下。傍黑，桃山水庫工地上的灯光、火把，把她家的窗户染得通红，仿佛挂了一个红色的窗帘。

她推开窗户，工地上那熊熊的篝火，山上山下一面面迎风飘舞的红旗，坝上坝下飞跑的黑人影，姑娘、小伙子们的笑声、夯声，一下子都扑到她这小屋里来了。

桃山上空的星星，也分外明亮，象无数点灯火，高高地悬挂在山峰上。她望着那灯火辉煌的桃山，感到了一阵喜悦，她的一颗心早飞到那里去了。

月风今年虽然才二十五岁，可是做媳妇已经六年了。街坊邻居，东西两院，一提起月风没有不竖起大拇指夸的：“月风，那可真是百不挑一，模样长的俊俏，还听话，又能干。那孩子可机灵啦，啥事一搭眼就会，炕上地下，洗洗做做，没有一样不行的。”

“月风可真是个好媳妇，一过门整个家没有一事不经她手的。侍候婆婆，侍候丈夫，煮饭、担水、喂鸡、喂猪，放下耙子拿起笤帚，活干的有条有理……”每逢听见邻居夸月风，婆婆就叨个烟袋，眼睛笑成了一条线。

月风就这样，炕上地下，锅台、磨台，转来转去，转了

六年，也沒轉出这个小院子。

水库开工那天，男男女女修水库的人扛着锹，抬着筐，嘻嘻哈哈从她窗前走过。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甩着两个小辮，边走边大声講着修水库的好处。她听了心里象长了翅膀，恨不得立刻飞到那些人一块去。她望着墙上那些宣傳农业纲要四十条的宣傳画，望着那些欢乐的人群，这些沸腾的生活，在这个年輕媳妇的心中引起很大变化，她不甘心再象过去那样生活下去了。晚上她对婆婆說：“媽，明个我也修水库去吧！”婆婆一听，臉上的笑容馬上沒有了：“月凤，下地干活媽不反对，你也不是提一次了。可是家里一摊子乱事，洗呀，做呀，鷄呀，猪呀，总得有个人照看，你丈夫性子又急，干活回来飯就得堵上嘴。我老了，手脚赶不上，你走了怎么能行？”

“媽，香嫂也去了！”

“孩子，咱可不能和人家比，香香妯娌多，你丈夫哥一个，既沒有兄嫂，又沒有弟媳，連个輪流做飯帶孩子的人都沒有。”

“要不把小君送他姓家去！”

“哎哟，那可不行，我就这么一个孙子，一天看不着就抓心地痛。再說也給亲戚添麻煩……”西院艾大媽也在那，一听赶忙发表意見說：“哟，現在世道不同了，姑娘、媳妇的心哪，比天都高，咱家媳妇还要上夜学堂呢。她大娘你說是不，女人不同男人家，念多夫书，有仨俩孩子，一累就完了。当媳妇的，把丈夫侍候好，把孩子帶好，才是

正事。”月凤听了，肚皮都要气炸了。她想顶她们两句，可是没说话，她的脸就红了，做媳妇的怎么好顶撞婆婆呢！她不由又想到妈妈的话：“月凤，出门以后，就是个大人了，不同在妈跟前，可不能任性呀。要孝敬婆婆，尊重丈夫，和睦邻里，听婆婆话，做个好媳妇！”妈妈的话象块石头横在她眼里。她一句话没说，扭头回屋伏在炕上偷偷的哭了。

哭了一会，想想也不能怨婆婆，做饭、缝衣服、带孩子……这堆活就是撂不了哇！她望望睡在炕上的孩子，那红艳艳的脸蛋象朵花。她伏身轻轻亲了一下，心想：这孩子若有地方放，就好办了！

天渐渐黑了，浑河上游时时飘来一阵阵凉风，送来工地上愉快的歌声。她听着听着，眼皮疲倦地打起架来了。……

她忽然看见老艾家媳妇推开们，悄悄地来找她。她们连说话都不敢，用手比划着，怕惊醒孩子，又怕婆婆发觉。她们蹑手蹑脚地到水库工地去了。山地上燃着一团团篝火，树枝上挂满了一盏盏红灯，把树叶照得深一块浅一块，嫣绿透亮。她抓起土篮挑着土就往坝上跑。到了坝上一看，到处都是灯火。梳俩辫那个姑娘告诉她：“远处那红通通的是炼铁厂，灯光明亮的地方是在修建发电站……”她高兴地拉着那姑娘的手，不知说啥好了。

“月凤，你婆婆来了！”忽然有人喊。她一惊，抬头一看，果然婆婆从山下跑来，气呼呼地说：“月凤，孩子跌伤



了！”她一听，猛然惊醒了，原来是个梦。她躺在炕上，再也睡不着了。她反来复去地想：“难道，女人就是为了出嫁，当媳妇，做饭，带孩子吗？”

过去她对这个家的一个小鸡、一碗一筷，都那样有感情，可是现在这些东西再也引不起她的兴趣了。她越来越感到空虚、苦闷。心象被掏光了，空空荡荡的。

日子在炸炮和鑼鼓声中过去了。水库工程进行的飞快，春播前就竣工了。不久发电站也修完啦。这山沟一天比一天美，月凤觉得不但这山村变了，这里的人也变了。

她丈夫玉成这个忠厚淳朴的庄稼人，不象过去那样：晚上早早回来，逗孩子、睡觉。他现在白天晚上忙，有时她睡一觉醒了，他才悄悄回来。早晨天没透亮，他又走了。有时候他什么时候回来，什么时候走，她都不知道。因此